

◆学林漫录

忆谢璞

谭谈

昨天晚餐后,我习惯性地拿起手机,看看当天朋友圈里的微信。猛地,微信名“岳麓山下”(石光明)一条悼谢璞的挽联跳进了我的眼帘。我心一沉,难道我这位好师好友走了?我马上拨通省文联组联处处长谢群的电话。得到证实后,我默默地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这一刻里,许多许多的话在心间涌动,总想对人说。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七八岁的时候,在南海前线的军营里,发疯似地迷上了文学。连队里那个小小阅览室里的书,很快就被我啃光了。这时,我给在家乡当小学教师的表姐写去一封信,请她寄几本书给我解渴。不久,我收到了表姐寄来的两本书。一是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一是谢璞的《姊妹情》。当时,我读过《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一批长篇小说,而短篇小说只在《解放军文艺》等一些刊物上零星地读过一些。集中地读某一个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尚是第一次。这两本书,我都特别喜欢。然而,谢璞作品中的家乡话的韵味,尤其是他每篇作品后面写下的某年某月某日于洞口等文字,使我这个身在海防前线、远离家乡的游子感到特别温暖和亲切。一下子,我就觉得我们的心靠得很近。这本不太厚的书,我看了又看,引领着、鼓舞着我往文学创作这条路上艰难地跋涉。

万万没有想到,十多年后,大概是1972年或1973年的某月,我们竟在省第一招待所某一间房子里同住了多日。那时,省文联、省作家协会等文艺团体尚未恢复。省里有一个文艺工作室,编辑一本刊物《工农兵文艺》,并筹备创办《湘江文艺》,于是召集一些作者来修改一批作品。我被召来修改短篇小说《胸怀》,谢璞则是来修改《报春花》。我们被安排住在同一间房子里。过去,他只是住在我心里的一位老师,一位我的文学引路人,而今,一下子就活生生地站到了我的面前,我欣喜万分。不几日,我的作品先交稿了,而他还在改《报春花》。征得他的同意,我就拿起他改出的稿子看。我成了这篇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后来,为了赶时间交稿,他用恳求的口吻对我说:“你能帮我抄抄吗?”我很乐意地接受了。于是,他在前面改,我在后面抄。

又是十多年过去。1985年,在第四次作代会上,我意外地当选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当年,我41岁,是副主席中最年轻的一位。第一次召开主席团会议,我就被未央、谢璞、周健明这些老大哥推举为常务副主席,为大家跑腿。于是,我们又在一个班子里工作了。

他是一个对工作十分认真负责的人,对同志、尤其是对青年业余作者十分热心。基层的业余作者把稿件送给他,向他讨教,他总是热情接待。看过稿子后,开头总是这样说:“不错,不错。”热情肯定之后,则推心置腹地分析它的不足,提出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总是给人以希望,鼓励人前行,并千方百计帮助一些基层业余作者改善生活和创作条件。我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改善当时是东安县农村业余作者唐樱的创作条件,他曾邀我联名给时任零陵地委副书记兼冷水滩市委书记的秦光荣写信。在秦光荣关心之下,唐樱被调入文化部门工作。

外面,春雨正沥沥地下着。春雨中,一树雪白的李花绽放了。我真想借这一树李花,送送你,送送我的这位文学路上的引路人!

◆思想者营地

“闲笔”亦自有情味

路来森

作家张宗子说:“我读书最重闲笔。小说有闲笔,细节迷人,才经得起反复读。散文更少不了闲笔,因为闲笔能看得出作者的素养和性情。所以看人,不仅要看看他的名著,最好还要看看他的日记书信——老早就打定主意给人看者例外,不过,还是可以参考,毕竟头绪多,他不能总是端着。”

张宗子的这段话,是采用“例说”的方法,并没有给“闲笔”一个准确的定义;但却也有个基本的界定,即一位作家“名著”之外的东西。例如,作家的日记、书信等。

从字面上来理解,“闲笔”即是作家的“闲闲之笔”,非刻意为文,而是兴之所至,率性为之。“闲笔”之中,有闲情、闲意,但又“闲”而不“闲”,于闲情、闲意中,见得作家的真性情、真趣味、真思想。

中国古代作家,向以“载道”而自任,那么,“载道”之外的文章,即可看作作家的闲笔了。书信和日记,都具有高度的私密性,最初作者写出的时候,也许仅仅就是为了与人交往或者作为个人的生活记录;发表,是后代、后人整理的结果。故尔,这样的书信和日记,就最真诚,最能窥得作者的真性情。这样的“闲笔”文字,价值也最高。但有一种情况除外,即张宗子所说的“老早就打定主意给人看者例外”。

依张宗子的标准,似曾国藩、李慈铭等人的日记,似《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等尺牍,阅读时是大可注意的。因为有意“给人看”,所以难免有“藏掖”,于自己不利的东西就少写,或者干脆不写;内中表达的思想,似乎也以正统思想为主,意在“载道”,只是不以正襟危坐的姿态呈现罢了。

“闲笔”之中,古今人的“题跋”文字,应该是很重要的一种。因为题跋多为“即兴即时”之作,最是见得作者彼时、彼景下的生命状态和情

感状态,也就最能彰显作者的真性情。著名的,如古代的《东坡题跋》《山谷题跋》《快雨堂题跋》《文待诏题跋》等;现代人的题跋,更是不胜枚举。

再如,古人的一些笔记、笔谈,一些“小品文”,特别是“明清小品”,亦可视为“闲笔”文字。因为这些文字,也大多是率性而作,姿态横溢,意趣盎然。

今人写作中,有一种“断想”式写法,表现在文字上,就是形成一个个“断片”;内容博杂、篇幅短小,语言典雅、意蕴丰厚,多感悟、多哲理,且大多无标题示意。如周国平的《风中的纸屑》、胡文辉的《反读书记》《拟管锥编》、张宗子的《梵高的咖啡馆》等,俱可视为“闲笔”文字。

关于“闲笔”,鲁迅在《忽然想到》一文中有一段表述:“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了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

鲁迅先生的比喻甚好,闲笔如“枝叶”,红花还须绿叶扶,无枝叶映衬之花,虽然一花独艳,也许光彩照人,但缺少了一份灵动的活气,少了一份饱满的韵致。“闲笔”,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可使其整个创作枝叶横斜,摇曳生姿。

“闲笔能看得出作者的素养和性情”,并非每一位作家都能写出“闲笔”文字,好的“闲笔”文字,需要作家有丰厚的学养,有厚实的文字功底。触目所见,所思、所感,信手拈出,文字即朵朵金花,灿然生辉,趣味盎然;学养寡薄者,多雕琢,要么华丽过甚,要么枯瘦无味,其文字意蕴,自然尽失矣。

邵东地名巧对拾趣

唐志平 口述 何俊良 整理

卖瓦货的答:“愿闻其详。”

老先生摇头晃脑地吟道:“漏溪鲤鱼跃大坝。”

卖瓦货的一激灵:“漏溪鲤鱼跃大坝!这不是三个地名嘛?漏溪桥、鲤鱼殿、大坝!”这三处地名都在简家院镇大坝村、培兴村境内,而且挨得很近。

卖瓦货的常年在外跑江湖,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世面自然不少,他沉吟片刻,突然想到前几天到过的野鸡坪仁风乡境内三处也隔得很近的地名:高山头、野鸡坪、茅坪岭。于是脱口而出:“高山野鸡飞茅坪。”

老先生目瞪口呆:“你有一肚才,何以卖瓦货?”

卖瓦货的长叹一声:“只因穷家境,空自读老书!”

老先生劝导说:“常言道‘瓦片总有翻身日’,你这般的有才,绝对不会委屈太久。”

老先生接着说:“我这儿还有一副上联,不知先生是否感兴趣?”

卖瓦货的打了个哈哈:“口干舌燥,须半斤酒生津提气!”

老先生打了个拱手:“腊味时新,有三鲜汤养胃怡神!”

酒酣耳热,老先生突然起身,做出一个骑马的动作,然后吟道:“观音骑烈马,丫口出气。”

卖瓦货的大吃一惊:“你这半边对可是隐含了皇帝岭附近的三个地名?”

老先生笑答:“果然走村串户见多

识广!正是暗藏了‘观音石’‘烈马寨’‘丫口岭’三个地名。”

卖瓦货的笑着说:“出对易对对难,请先生自对。”

老先生苦笑:“我对得出还许你一担瓦货!”

卖瓦货的一时语塞,左思右想未有下文,只得约定半月后再来对出下联。可惜,不出半月,卖瓦货的因连日奔走受热,染上一场重疾,英年早逝。自此这副上联一直无人对上佳句。

近日,笔者见到简家院镇培兴村八十高龄的退休村干部何日新。说起此事,他眉飞色舞地说自己试对了一副下联:“猴子借芭蕉,清凉进山!”这个对句用的是《西游记》里孙悟空三调芭蕉扇的故事,巧的是皇帝岭周边恰好有这样三处地方“猴子石”“芭蕉山”“清凉山”。

我想,如果当年卖瓦货的这么对,老先生一定会“劝君更尽一杯酒”的!

简家院人杰地灵,近代著名经济学家有何廉,著名学者有羊春秋,当代将军有刘人杰。近年民间好学之风刮到培兴村,一班退休同志吟诗作对其乐融融。七十高龄的退休教师曾桂安就该村的尖岭山出了个回文边对:尖岭山高山岭尖。

曾老师许诺,哪个以邵东境内地名,按《联律通则》要求对好了,他愿打赏100元!这花红虽不算多,也是一番心意。有心人,天不负。你对对如何?

份,南征北伐,出生入死,建立了累累功勋。

赵云公正无私,兢兢业业,忠直谏诤。赵云追随刘备多年,总是克己奉公,不徇私情。曾与夏侯惇战于博望,生擒夏侯兰。他与夏侯兰是同乡,少小相知,“云白先主活之,荐兰明于法律,以为军正。云不用自近,其慎虑类如此”。不是徇私情卖放,而是报告刘备;不是为个人增添帮手,而是为刘备推荐人才;公事公办,实堪称赞!赵云的这一优秀品质早为刘备所赏识,所以刘备曾任他为留营司马,“掌内事”;而他一直兢兢业业,秉公理事。益州既定,刘备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赵云谏曰:“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赵云的头脑总是比同时的许多人清醒,他不仅能从刘备集团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而且注意争取民心。无怪乎刘备马上采纳了他的建议。

关羽之败,刘备愤怒兴兵,又是赵云力谏,可惜刘备因愤怒而失去了理智,一意孤行,终于遭到夷陵之败,使蜀汉元气大伤。这从反面证明了赵云意见的正确。赵云文韬似在武略之上,据说在成都武侯祠里,顺平侯赵子龙稳稳当当地坐在文臣廊中,似乎透露了一些历史真相。

为“虎威将军”。但赵云勇略并不出类拔萃,蜀大臣杨戏评赞赵云与蜀将陈到道:“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统时选士,猛将之列。”由此可知,赵云与征西将军陈到齐名。陈到名字在《三国演义》里甚至没有出现,赵云勇略远未臻一流,在魏、吴两国,勇力在赵云之上的更不乏其人。

论功业,赵云远逊关羽、张飞、马超、黄忠、魏延等人。关羽董督荆州事,败曹仁,水淹七军,降名将于禁,斩勇将庞德,“威震华夏”,曹公欲迁都以避其锐,真可说是功勋赫赫了,无愧蜀汉第一将,魏群臣都认为“蜀,小国耳,名将唯羽”。张飞雄壮威猛,仅次于关羽,为刘备股肱,曾独当一面,义释严颜,巴西之战中大败曹魏名将张郃,为刘备巩固对益州的统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马超剽悍善战早已闻名遐迩,将兵城下便震降成都,刘璋束手,拱手将益州让给刘备。黄忠于定军山击大将夏侯渊,夏侯渊不可当,士卒精锐,黄忠推锋猛进,功率士卒,金鼓振天,欢声动谷,一战斩渊,为刘备夺取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魏延镇守汉中,荷护国重任。刘备去世后,他更以蜀汉第一员大将的身

◆煮酒论史

话赵云

汪翔

《三国演义》中,赵云被塑造成一个近乎完美的人物。他外貌雄壮,身姿挺拔,万夫难敌,神勇盖世,机智敏捷,忠直谏诤,胆大心细,兢兢业业,百战百胜,功勋卓越。没有关羽的傲慢自负,没有张飞的暴劣鲁莽,没有马超的残暴冷酷,是最受读者喜爱的武将形象。

对照史册,赵云并不是个星光灿烂的人物,没有力斩五将的英勇,没有力敌万人的壮举,也没有担当过什么显赫的职务,常在败阵中登场,奉命于危难之间,收拾败局,充当的是救火队队长的角色。

论武勇,赵云不及吕布、关羽、张飞、马超、黄忠、魏延等人。吕布“便弓马,膂力过人,号为飞将”,时人称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关羽力斩颜良,张飞喝退曹军,天下均传其勇名,南北朝以来,称勇者必推关张。马超“阻戎负勇”,“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黄忠“常先登陷陈,勇毅冠三军”。魏延“善养士卒,勇猛过人”。赵云的勇猛是毫无疑问的,在汉中争夺战中,他从容拒敌,以少胜多,被刘备称赞为“子龙一身都为胆也”,军中号



资江风光

易江波 摄